

李碧华作品集（二） 长篇小说

胭脂扣
生死桥

李碧华

花城出版社



李碧华作品集（二）长篇小说

胭脂扣 生死桥
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碧华作品集. (二) /李碧华著. 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1. 4

ISBN 7-5360-3503-9

I. 李... II. 李... III. 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②长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7624 号

李碧华作品集 (二)

李碧华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

(广东惠州南坛西路)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5.125 印张 1 插页 350,000 字

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,000 册

ISBN 7-5360-3503-9

I·2901 定价: 2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目 录

胭脂扣	1
附录：客途秋恨	137
生死桥	139
民国十四年·冬·北平	141
民国廿一年·夏·北平	179
民国廿二年·春·上海	283



目 录

民国廿二年·夏·北平	333
民国廿二年·夏·上海	345
民国廿二年·冬·杭州	447
民国廿三年·春·上海	453
民国廿四年·秋·北平	463



胭脂扣



“先生——”

我的目光自报纸上三十名所谓“佳丽”的色相往上移，见到一名廿一二岁之女子。

她全部秀发以啫喱膏腊向后方，直直的，万分贴服。额前洒下零仟几根刘海，像直刺到眼睛去。真时髦。还穿一件浅粉红色宽身旗袍，小鸡翼袖，领口袖口襟上捆了紫跟桃红双捆条。因见不到她的脚，不知穿什么鞋。

一时间，以为是香港小姐候选人跑到这里来绕场一周。——但不是的，像她这般，才不肯去报名呢。俗是有点俗，惟天生丽质。

我呆了半晌，不晓得作答。

“先生，”她先笑一下，啾嘴：“我想登一段广告。”

“好。登什么？”

我把分类广告细则相告：

“大字四个，小字三十一个。每天收费二十元。三天起码，上期收费。如果字数超过一段，那就照两段计……”

“有多大？”

我指给她看。

“呀，那么小。怕他看不到。我要登大一点的。”

“是寻人吗？”

她有点踌躇：“是。等了很久，不见他来。”

“小姐，如果是登寻人启事，那要贵得多了。按方寸计算，本报收九十元一方寸。”

“九十元？才一寸？”

“是呀，一般的启事，如道歉、声明、寻人或者抽奖结果，都如此。你要找谁呢？”

“——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这里？不知道他换了什么名字？是否记得我？”真奇怪。我兴致奇高。一半因为她的美貌，一半因为她的焦虑。

“究竟你要找谁？”

“一个男人。”

“是丈夫吗？”

“——”她一怔，才答：“是。”

“这样的，如果寻夫，因涉及法律性，或者需要看一看证书。”

她眼睛闪过一丝悲哀，但仿佛只是为她几根长刘海所刺，她眨一眨，只好这样说：“先生，我没有证书。他——是好朋友。寻找一个好朋友不必证明文件吧？”

我把纸笔拿出来，笑：

“那倒不必。你的启事内容如何？”

她皱眉：“我们之间，有一个暗号。请你写‘十二少：老地方等你。如花’字样。”

“十二少是他代号？如今仍有间谍？”我失笑：

“如花小姐，请问贵姓。”

“我没有姓。”

“别开玩笑。”



袁永定：“究竟你要找谁？”

如花：“一个男人。”

“我从小被卖予倚红楼三家，根本不知本身姓什么。而且客人绝对不问我们‘贵姓’，为怕同姓，诸多避忌。即使温心老契……”

我有点懊恼，什么“倚红”、什么“三家”、“客人”、“温心老契”……谁知她搞什么鬼？广告部一些同事都跑到楼上看香港小姐准决赛去，要不是与这如花小姐周旋，我也收工，就在电视机旁等我女友采访后来电，相约宵夜去。

如今净与我玩耍，讲些我听不懂的话，还未成交一单生意。——且她又不是自由身，早有“好朋友”，我无心恋战。

“请出示姓名、住址、电话、身份证。”

“我没有住址、电话，也没有身份证。”她怯怯地望着我：“先生，我甚至没有钱。不过我来的时候，有一个预感——”

我打量她。眉宇之间，不是不带风情。不过因为焦虑，暂时不使出来。也许马上要使出来了。老实说，我们这间好歹是中型报馆，不打算接受一些暧昧的征友广告：“住客妇女，晚七至十，保君称心”之类。难道——

如花说：“我来的时候，迷迷糊糊，毫无头绪。我只强烈地感觉到，第一个遇上的人，是可以帮我忙的。”

旁边有同事小何，刚上完厕所，见一个客人跟我讲这样的话，便插嘴：“是呀。他最可靠，最有安全感——不过他已有了……”

“滚远点！”我赶小何。

但我不愿再同这女子纠缠下去。

“如果登这启事，要依正手续，登三方寸，二百七十元。”她很忧愁。

“好了好了，当是自己人登，顶多打个七五折。”

“但是，我没有你们所使用的钱。”



如花：“我便是当年倚红楼红牌阿姑……”

“——？你是大陆来的吧？”

“不，我是香港人。”

我开始沉不住气。这样的一个女人，恃了几分姿色，莫不是吃了迷幻药，四处勾引男人，聊以自娱？

“真对不起。我们收工了。”

我冷淡地收拾桌上一切。关灯、赶客。

她不甘心地又站了一会。终于快快地，快快地走了。退隐于黑夜中。

我无心目送。

小何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撞鬼！”我没好气地答。

“永定，你真不够浪漫。难怪凌楚娟对你不好。”

“小何，你少嚼舌。”我洋洋自得：“刚才你不是认同我最可靠，最有安全感吗？阿楚光看中我这点，一生受用不尽。”

“阿楚像泥鳅，你能捉得住？”

我懒得作答。

——其实，我是无法作答。这是我的心事。不过男人大丈夫，自己的难处自己当。

我，袁永定，就像我的名字一般，够定。但对一切增加情趣的浪漫玩艺，并不娴熟。一是一，二是二。这对应付骄傲忙碌的阿楚，并不足够。

我女友，凌楚娟，完全不像她的名字一般，于她身上，找不出半点楚楚可人，娟娟秀气之类的表现。楚，是“横施夏楚”；娟，是“苛捐杂税”。

总之，我捉她不住。今晚，又是她搏杀的良机，她在娱乐版任职记者，最近一个月，为港姐新闻奔走。

我收工后跑上楼采访部看电视。三十名港姐依次展览。

燕瘦环肥。

答问时，其中一个说她最不喜欢别人称她为“马骝干”或“肥猪”。

我交加双臂，百无聊赖，说：“别人只称你做‘相扑手’。”

男同事都笑作一团。一个跑突发的回来，拿菲林去冲，一边瞄瞄电视：“哗，胸部那么小，西煎荷包蛋加红豆！”

有女记者用笔掷他，他夹着尾巴逃掉。选美就是这么一回事，直至选出十五名入围小姐。电话响了，原来是找我：“永定，我今晚不同你宵夜，我们接到线报，落选小姐相约到某酒店咖啡馆爆内幕，我要追。你不用等。自生自灭。”

我落寞地步下斜坡。

有些夜晚，阿楚等我收工，或我等她收工，我俩漫步，到下面的大笪地宵夜去。——但更多的夜晚，我自己走。遇上女明星割脉、男明星撬人墙脚、导演遇袭……之类突发新闻，她扔下我，发挥无穷活力去追索。她与她的工作恋爱。

影视新闻，层出不穷，怎似广告部，无风无浪。

走着走着，忽觉尾后有人蹑手蹑足相随。我以为是我那顽皮的女友，出其不意转身。

方转身，杳无人迹，只好再回头，谁知突见如花。

在静夜中，如花立在我跟前。

她默默地跟我数条街巷，干什么？我误会自己真有点吸引力。但不，莫非她要打劫？也不，以她纤纤弱质，而且还学人赶时髦，穿一件宽身旗袍。别说跑，连走几步路也要将将就就。

“先生，”她下定了决心：“我一定要找到他，我一定要知道他的下落。”

她见我不回话，又再道：

“我只申请来七天。先生，你就同情我吧。难道你不肯？”

“你要我怎样帮你？”

“我说不上。”她为难：“但你一定会帮到我。——或者，麻烦你带一带路。我完全认不得路了。一切都改变了。”

我心里想，寻亲不遇，只因香港近年变迁太大了，翻天覆地，移山填海，五年换一换风景，也难怪认不得路。

且她只申请得七天，找不到那男人，自是万分失望。

好，我便帮这小女子一个忙：

“你要上哪儿去？”

“石塘咀。”

“哦，我也是住在石塘咀哩。”

“吓？”她惊喜：“那么巧？我真找对人了。”

“带你到电车站。”

一路上，她离我三步之遥。间中发觉她向我含蓄地端详，十分安心。

我们报馆在上环，往下走是海边，灯火辉煌的平民夜总会。想起我的宵夜。

“你饿不饿？”

“——不，不很饿。”她含糊地答。

“我很饿。”我说：“你也吃一点吧。”

“我不饿。”

我叫了烧鹅濠粉，一碟猪红萝卜。问她要什么，她坚持不要，宁死不屈。不吃便不吃。何必怕成那样？好像我要毒死她。

她坐在那儿等我吃完，付帐。

然后我俩穿过一些小摊子。她好奇地到处浏览，不怕人潮拥挤，不怕人撞到她。蓦地，她停下来。

是一个地摊，张悬些陈旧泛黄布条，写着掌相算命测字等